

香山梦

胡雪松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香山梦/胡雪松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411-4675-6

I. ①香… II. ①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9067 号

XIANG SHAN MENG

香 山 梦

胡雪松 著

责任编辑 周 轶 祝子民
封面设计 刘 亮
版式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蓝 海
责任印制 周 奇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6 mm×210 mm 1/32
印 张 18.5 字 数 590 千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675-6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目录

上 卷

- 第一章 白莲还乡 002
- 第二章 辣椒丰收 09
- 第三章 椒农闹事 017
- 第四章 乡官号子 025
- 第五章 党委会 033
- 第六章 白莲自哭坟 038
- 第七章 情断香山嘴 044
- 第八章 白莲“还魂” 051
- 第九章 李红“打鬼” 061
- 第十章 尘封的秘密 069
- 第十一章 李红等宣判 075
- 第十二章 欲说当年 080
- 第十三章 十年流浪 087
- 第十四章 盘丝洞常客 93
- 第十五章 接待大记者 101

第十六章	感恩宴	110
第十七章	白莲初理事	116
第十八章	看望唐立行	122
第十九章	好邻居	128
第二十章	爆炸新闻	134
第二十一章	淘金处女地	141
第二十二章	白莲献策	151
第二十三章	难堪旧梦	160
第二十四章	毕西蓉城“换脑”	166
第二十五章	唐立行成都治伤	171
第二十六章	招标游戏	176
第二十七章	古镇风物	185
第二十八章	小镇轻喜剧	193
第二十九章	大桥开工	204
第三十章	降伏牛魔王	213
第三十一章	爱情保证书	220
第三十二章	熊三爷劝架	229
第三十三章	以恶治恶	237
第三十四章	唐立行出院	243
第三十五章	新官经	250
第三十六章	人格代价	259
第三十七章	香料厂开工后	268
第三十八章	牛魔王	275

第三十九章 非常规手段 283

下 卷

第四十章 旁门左道 294

第四十一章 感谢那场风 303

第四十二章 李红建街房 311

第四十三章 综合市场开工 320

第四十四章 章明传“讨口” 331

第四十五章 雪压穷年 339

第四十六章 章明传拜年 346

第四十七章 毕西打菩萨敬小鬼 353

第四十八章 过大年 363

第四十九章 春满山乡 373

第五十章 毕西解除双规 380

第五十一章 病春 387

第五十二章 余老板发难 395

第五十三章 强留余老板 403

第五十四章 缓兵计 411

第五十五章 群妖戏李红 419

第五十六章 说不清是神是魔 428

第五十七章 众人拾柴火焰高 437

第五十八章 白莲拜辞镇江寺 449

第五十九章 同心酒 455

第六十章	李红出家	465
第六十一章	姐妹和好	470
第六十二章	好事连连	476
第六十三章	妙策引发新契机	485
第六十四章	提拔考察	494
第六十五章	章明传被“双规”	501
第六十六章	理解万岁	511
第六十七章	镇江寺风波	521
第六十八章	检查团冲击波	531
第六十九章	泡泡糖	540
第七十章	觉悟	548
第七十一章	李红站起来了	555
第七十二章	实业家联谊会	565
第七十三章	丰收时节	571
第七十四章	《香河做证》	577
赘语		585

上卷

第一章 白莲还乡

1

一九九九年初秋，一个衣着入时的女人缓缓朝山口走来。她没有行装，好像是专为观山望景而来。碧谷中的飞瀑流泉不时使她流连住脚，岩边灿然早开的野菊花把她引了过去，她摘下一枝野菊，一路忘情地闻着。

这女人名叫白莲，三十多岁，风姿绰约。她十年前遭遇一场横祸投江自杀，被人救起，从此隐姓埋名，孤身一人流落南方；十年挣扎打拼，而今在海南已经有了两家规模不小的公司，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她下了好大的决心，终于决定重返阔别十年的故乡香山古镇。

白莲来到山口，突然举步迟疑了。飞珠溅玉的香河穿峡出谷，横卧眼前。对岸是巍峨绵延的香山，梯田层层，莽莽苍苍。香山下的江边，坐落着一座古旧的小镇，这就是白莲阔别多年的故乡——香山镇。渡口那高高的石级，镇上苍古的黄桷树掩映的香姑祠、关帝庙，镇外残破的贞节牌坊，以及浓密的树缝中露出的镇江寺古刹的殿宇阁塔，都给小镇增添了浓厚的古朴韵味。

长空，划过一声长长的雁唳。

白莲收回目光，仰头看去：高天，白云，一只孤雁倦飞。

白莲浅浅叹息：“唉，十年了，我这飘零的孤雁回来了，终于回来了。”她眼里噙着泪花，朝着山口下水声哗哗的香河扑去。

白莲来到香河边，迫不及待地捧起一捧江水，举到嘴边，忘情地品着。香河的水还是那样香，那样甜。故乡的山山水水一直使她梦绕魂牵。为了回乡，她一年多以前就派她的得力助手唐甜甜，来香山镇办了一家“盘丝洞”酒楼——了解香山镇的情况，关注她放心不下的人们。唐甜甜返回的情况，香山镇还是那么贫穷，还是那么闭塞，至今连通到县上的班车都还没有。

白莲正捧着江水洗尘的时候，一曲熟悉的山歌从对岸传来——这是她的邻居、儿时的玩伴、同学、最好的姐妹李红的歌声。她不由得一怔，站起来向着对岸歌声处望去，喃喃道：“李红姐，是李红姐”。眼里顿时浮起一片雾岚。

歌声把白莲的思绪带回了那难忘的学生时代。

中学礼堂的舞台上：学生时代的白莲和章明传正在联袂演唱《幺妹幺》，李红和同学们为他们伴舞。

热烈的掌声中，章明传拉着白莲和李红造型谢幕。

白莲沉浸在“就爱你香河小辣椒”的歌声的甜蜜中，倒向章明传的怀抱，一惊，回到现实。

白莲兀立江边，江水哗哗，水中孤影摇摇。

2

香山镇的山歌远近闻名，秋收季节，四乡八里，山歌此起彼伏。不知从哪块辣椒地里传来一曲清越的山歌：

香河长哟，香山高，
一只凤凰落了毛。
山清水秀人不富哟，
用钱只靠种辣椒。

这歌声越过田野，越过小院。田野里一片片硕果累累的辣椒田，一张张忙碌喜悦的笑脸。小院中人们从篱笆上、屋檐下，取下一串串风干的辣椒。一担担一筐筐鲜红的辣椒，流动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流动在香山镇古旧的街巷中，一直流向辣椒收购站。

镇外田坝中，一条失修的石板古道，穿过贞节牌坊，向山里延伸。两个明艳的妙龄女郎并肩从山里走来。她们都从同一所师范大学毕业。年龄大些叫唐甜甜，学的是中文专业，她就是白莲派回来办盘丝洞酒楼的经理。年纪小一些的叫林可儿，学的是美术专业，在香河中学当美术教师。

林可儿两年前来分配到这偏僻的山乡，感到非常落寞和孤独。唐甜甜比林可儿高几个年级，一年前突然出现在香山镇。这女人很有点神秘，财大

气粗，来到这里很快就办起了香山镇最豪华的酒楼盘丝洞。她给自己取了一个很俗气的绰号叫泡泡糖，一帮服务员真如盘丝洞的妖精般俊俏艳丽。

落寞中的林可儿认识了泡泡糖，知道她居然是自己的师姐。他乡遇校友，两个现代女性，一对师姐妹，在这偏远的山乡自然成了好朋友。她们的衣着和谈吐，跟这古朴封闭的山乡很不协调，处处都显得那么惹眼。她们和盘丝洞的那帮“妖精”，简直成了这香山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

秋天是四川最美好的季节。唐甜甜和林可儿，都不愿辜负了香山镇秋天的美景。一早林可儿便背着画板，挎了相机，来邀约唐甜甜进山秋游。二人在风景如画的山间写生、照相、野餐，玩得十分开心。二人尽了游兴此时回镇。林可儿听见刚才那一曲山歌，立即蹲在路边把山歌记了下来，歪着头问唐甜甜道：“甜甜姐，这香山镇不但山清水秀，宜诗宜画，而且山歌也很美。你说吧？”

唐甜甜点头道：“嗯，这山歌的旋律的确很美。”

可儿瞪大了眼睛：“难道只是旋律才美吗？那歌声、那歌词……”

唐甜甜微笑道：“歌词也美，不过不是你所感受到的那种美。”

可儿：“这美有什么不同吗？”

此时她们已经随着卖辣椒的人流进了香山镇，正路过辣椒收购站。收购站外堆着小山一样的辣椒堆。交售辣椒的椒农在收购站前排着长长的队伍。疲惫、愤怒的椒农们，倚着辣椒筐，或站或坐，或诨哄着哭叫的小孩，不时焦急地向站内张望。

各个路口交售辣椒的人们还在陆陆续续地涌来，队伍越排越长。椒农们越来越烦躁不安。怨骂声此起彼伏。

“到底收不收购啊？”

“怎么还不开称啊？”

“狗日的些躲到哪里去了？”

“黄狗黑狗，支一条出来叫一声嘛！”

收购站仍然大门紧闭。唐甜甜一声叹息，拉着可儿走进一条小巷，感慨地问道：“可儿，看见了吗？你不是问那山歌的美，跟你感觉的美有什么不同吗？这就是不同啊。须知，诗人和画家都喜欢山清水秀，可山清水秀也是穷山恶水的代名词啊。当你也和他们一样，终日为填饱肚子劳碌奔波时，你还有闲情逸致去歌唱青山，描绘绿水吗？你描绘出的青山绿水有

灵魂吗？”

可儿：“这……”

唐甜甜：“你先前记下的那曲山歌，明显是借老山歌的旋律填的新词，‘山清水秀人不富哟，用钱只靠种辣椒’，你听出了其中的苦涩和无奈吗？歌词的作者说不定就是这里一个卖辣椒的农民，他随口而出，却是眼下香山镇的真实写照啊。同样身处仙境般的香河古镇，这位高人所表达的爱和美，和衣食无忧的你所感到的美相同吗？”

林可儿的父亲是全市最有名的画家，她也希望自己在艺术道路上有所建树，听罢唐甜甜一番关于艺术审美的议论，真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惊喜得一下跳起来抱住唐甜甜的脖子：“甜甜姐，你好渊博、好深刻啊，你真不愧是我们学院的高才生，未来的大作家啊。以后呀，我不叫你甜甜姐，我叫你甜老师了。”

唐甜甜大姐姐似的拍了一下林可儿：“鬼丫头，谁是你的老师，生活才是你的老师。”

“嗯，甜甜姐，你来香山镇办酒楼，不只是为了给你的董事长当坐探，更重要的是为了体验生活，完成你的大作品吧？这里肯定是个能够产生大作品的地方，你的素材搜集得不少了吧？愿你的大作早日问世，我好当第一个读者。”

“哈哈，要出大作品，你是香山镇的第一美女，就把你跟焦秘书的故事多给我讲些吧。保证你成为我作品中最亮丽的角色。”

“甜甜姐真坏，不准取笑我。你的主人公不是你追随的董事长吗？呃，她真的很漂亮吗？”

“你很快就能见到的。”

“你都那样恭维她，肯定不同凡响。啊，她知道你的底细吗？”

“她还有许多秘密我不知道，我干吗让她知道我的全部底细？目前，她只晓得我是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当过乡镇干部。这跟你在香山镇出卖我的情况差不多吧。”

“怎么是我出卖你啊，是你自己出卖的自己啊。”

“我给别人都说我是靠卖泡泡糖起家的暴发户，因此才得了泡泡糖这个绰号。难道我表演小市民女人，还演得不像吗？”

“像，开头确实像，不少人信以为真。就连焦点都质问我，为什么和

你混在一起。可是你骨子里的文化贵族禀性难移，一不小心，就露出了你的狐狸尾巴。特别是你要赞助街一村修一所现代化小学，这是小市民女人干的事吗？你跟香山镇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为什么呢？”

“这？哈哈哈，可儿，世人都说学坏容易学好难，我看呀，要学坏也难啊。”

“甜甜姐，你不是学坏，你是演坏人演穿了帮。我可不希望你扮演坏人，更不喜欢你用泡泡糖那绰号。我怕一些人狗眼看人低，把你当成不三不四的女人小瞧了你，不尊重你，才有限暴露的。不过，到目前为止，也只说你是本科中文大学生，当过乡镇干部。”

“啊，还有限暴露？你是怕我这个俗气的大师姐，有损你的玉女形象啊？”

“甜甜姐，你别损我了，你都俗气，这世上就没有高雅可言了。”

泡泡糖一本正经地说：“好了，我的小师妹，我们别互相吹捧，到此为止吧。今天再次定个君子协议吧，我的其他底细，继续给我保密吧，包括对我的董事长。”

林可儿：“好，保证给你保密，拉钩。”

3

镇外通向牌坊的那条路上，一个四十岁上下的汉子推着一辆破自行车，心情沉重地走来。这汉子就是白莲的同学，现在香山镇镇长章明传。

挑辣椒的人们热情地招呼迎面而来的章明传：

“章镇长，上哪去呀？”

“章镇长，去帮李红摘辣椒吗？”

“章镇长，收购站今天开秤了没有呀……”

丰收的景象和乡亲们热情，没能扫去章明传脸上的愁云。他强颜应酬着，朝贞节牌坊下的辣椒田走去。

青灰色的贞节牌坊布满苍苔，几茎青草从牌坊的石缝中垂挂下来，显得有些残破，但雕工精美，“白香姑贞烈坊”字迹清晰可见。两边巨大的青石柱上有一副对联，上联是“魂归天上星辰朗”，下联是“骨葬青山草木香”。

牌坊一侧的一块辣椒地里，章明传的妻子李红和女儿小敏，正在田里

摘辣椒。

李红也是三十多岁，看得出年轻时也是个美人儿。可惜在镇办加工厂工伤瘸了腿，被人叫作拐棍西施。她扶着拐杖刚摘完一畦辣椒，在女儿的帮助下，艰难地朝前移动着小凳。她坐在小凳上正要摘辣椒，远处的山歌余音刚息，邻近摘辣椒的姑娘小伙子们又喊了起来：“李红姐，你来一首，把那些破喉咙盖了！”

李红抬起头：“人老了，该你们年轻人唱了啊！”

青年们：“你唱《幺妹幺》，只有你才唱得出那鲜味道呀！”

李红：“好嘛。”

小敏拍手：“妈妈，老师说你唱《幺妹幺》最好听了！你再唱一遍吧，我也要学”。说着，把拐杖送到李红手上。

李红拄着拐杖站起来，清了清嗓子，又放声唱起来：

幺妹幺哟，幺妹幺，
香河幺妹哟摘辣椒……

李红正忘情地唱着，章明传向辣椒地走来。他似乎有很深的触动，望了望茫茫高天，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

牌坊侧的辣椒地里，小伙子们还在调侃地唱着“就爱你香河小辣椒”。

姑娘们：“嗨呀，你们别唱了，章镇长来了。李红姐这个小辣椒呀，是镇长的专利品啊！你们不怕镇长吃醋呀？哈哈哈！”

牌坊下，章明传支好自行车，朝李红走去。

小敏兴高采烈地扑上去：“爸爸，爸爸！”

章明传抱起女儿，强笑着吻了一下，又是满脸冰霜。

李红：“啊，谁惹着你了呀？是不是一唱《幺妹幺》就戳到你的旧伤疤了呀？我说你呀，白莲都死了十多年了，还这样丢不下。”

这确实戳到了章明传的伤疤，但他绝不会承认。他放下小敏：“李红，你！你这不是找些话来说嘛。”于是便埋头麻利地收拾辣椒。

李红：“我，我怎么会找话说啊？我是提醒你，今天都农历七月十四了，是给亡人烧纸的最后一个晚上，早点回家给白莲烧纸，好让她拿到钱，早点到丰都城去赶鬼节。”

所有的节日都是给活人定的，只有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属于死人。节前几天的傍晚，活着的人们都要给祖宗和死去的亲人烧钱化纸，表示孝道和哀思，祈求保佑。所以中元节又称鬼节。这一方又叫“烧月半”。烧月半的仪式虽然很简单，但却十分慎重，即使在破四旧最彻底的时候，这个习俗也没有被破掉，哪怕是“左”得出奇的造反派和最革命的官员，都要在这个节前给祖宗烧纸磕头。只有断了香烟后代，农民骂的“断子绝孙”的人，才没有人烧纸——谁也不愿接受这样的唾骂和诅咒。

章明传再忙也不会忘记烧月半的：“纸钱和香烛都是现成的，你早点回去准备吧。”

李红：“这么早就回家，辣椒不摘啦？未必让它烂在地里？”

章明传：“不摘了，收购站停止收购了。快点收拾，我顺便捎回家。”

李红：“停止收购？！我去找黄站长。”

章明传：“你千万不能去找黄站长。群众的辣椒卖不脱，镇长去开后门，安心让人说闲话呀？”

李红：“种辣椒时，我说家里缺劳力，随便种点啥，承包地不抛荒就行了。你说是党委的号召，你当镇长的要带头。我跛起个脚，辛辛苦苦地把辣椒种出来，你又不准我想办法卖。你再挣表现，还是个招聘干部，老婆娃儿农转非的资格都没有……”

章明传虽然混成了镇长，但确实还是一个招聘干部，奋斗好几年了还没转正。李红的梦想，就是章明传转正，挣两个农转非指标，自己和女儿吃上商品粮，好脱农袍。

章明传瞪了李红一眼，严厉地说：“李红，你……”看看周围，又和缓下来，“你呀，你那嘴巴呀，少说点吧。走，我还忙着回去给唐书记汇报。”

李红：“唉，这辈子瞎了眼，跟着你倒霉。”

他们一家人向镇上走去。

第二章 辣椒丰收

1

一道残破、断损的石级通向香山镇人民政府。

镇政府大院，尚残存着古贞烈祠香姑祠的痕迹。院中，一株苍古的黄桷树有如巨伞撑天。残破的古戏楼改成了镇政府的办公室。两厢的房间，钉着各种室、站、所的小牌。

镇办公室里，挤着几张破办公桌和木条椅。戏台口一方用木板封闭为墙。墙上醒目地挂着一张《香山镇小城镇建设规划图》。

镇党委书记唐立行四十多岁，面皮白净，正异常烦躁地绕着办公桌抽烟踱步。他突然走到电话机旁，抓起话筒拨了一串号码，拨通了县多种经营办公室：“喂，张主任吗？我唐立行呀。总算把你们找到了。你们‘多经办’那么大一个衙门，怎么连电话都没人守啊……啥？辣椒电话把你们吓得到处躲？那都躲藏得了呀……我找你么，当然也是辣椒销路的事啊……喂，老兄啊，别人我不管，你无论如何要拉兄弟一把啊……喂，你莫推，喂喂……”

对方压了电话，唐立行一声叹气：“唉……”又拨了一串号码。

伴着楼梯响，章明传拿着正在鸣叫的呼机匆匆走进办公室。

章明传：“唐书记，你在传我？”

唐立行：“嗨，是啊，老章，可把你等回来了。情况怎么样？有点希望吗？”

章明传摇头：“唉，省上，市上，邻近几个县的土产公司都求遍了，都没办法啊！”

唐立行：“啊！这一来怎么办，这一来怎么办啊？”

副镇长杜中德，五十多岁，此时也垂头丧气地走进办公室。

唐立行：“老杜，你有好消息吗？”

杜中德：“没有，供销社派出去的几路人马都无功而返。”

三人默默地抽烟。

唐立行：“章镇长、杜镇长，香山辣椒是这一方的特产，名声很远，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给它找到出路。力争把农民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才行，不然，谨防农民闹事啊！”

杜中德：“特产又怎样？市场无情，有啥办法呀？”

章明传看了看杜中德，掏出烟盒选了一支好烟，鼓起勇气走到杜中德面前：“老镇长，你在这一方德高望重，县土产公司邓经理是你的老表，是不是请老镇长再……”

杜中德对章明传是一腔怨气，他推开烟挖苦地说：“章大镇长，纠正一下，我是老副镇长。你们党政一把手多次出面求过他，别人都不买账，我一个老吼爷，有多大的面子？”

拆乡建镇时副乡长章明传，争了乡长杜中德梦寐以求的镇长位置，从此两人成了冤家。

唐立行是从县委宣传部派下来的，他对杜中德这样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在这一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一向是很尊重的，可是眼下火烧眉毛，他也顾不了许多：“嗨，我说老杜啊，撤乡建镇快两年了，老章当镇长是组织的安排，你那点怨气也该消了嘛。眼下火炭已经落到脚背上了，不要闹意气行不行？”

杜中德霍地站起来：“呃，唐书记，话说清楚。我杜中德跑了一辈子田坎，就那么一个机会了，求他这一回让我，他是点了头的，可是结果还是让我给他垫背。我对他有意见，那是早就摆在桌面上了的，可是工作上我杜中德啥时候闹过意气？就说为辣椒找我那龟儿老表吧，你晓得我请过多少次客，我老婆进城送过多少回嫩南瓜、干豇豆？就连我那不争气的外甥漆天棒，也进城送过多少回猪下水、猪尾巴。我到你那里来报过一分钱的车旅费、招待费没有？你要是不信，我立即给他龟儿子拨电话，我们大家当面说！”

章明传：“杜镇长，唐书记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

杜中德气冲冲地拨通电话，并按下免提键：“我杜中德嘛！”

电话里立即传来杜中德的老表县土产公司邓经理叫苦的声音：“我的大老表哩，你就饶了我吧，你别让大表嫂和漆天棒往我那里跑了。我要是

有丁点儿缝隙，都优先考虑你，可是市场走不动。我进库的几十万斤辣椒都还没找到销路，没进库的十几万斤辣椒，连堆处都还没找到。我也逼得上吊啊……”

杜中德：“你别叫苦了，如果你还认我们几辈人的老亲，还认我这个大老表，你就看着办！我还要告诉你，我们动员种辣椒，是根据你们预测的市场行情决定的，到时候打起官司来，可别怪我这个大老表绝情！”说罢，重重压下电话。

2

盘丝洞酒楼——一座别致漂亮的小洋楼，在古朴的小镇上显得高标独秀，格外惹眼。

二村村长黄爬海，陪着将近五十岁的镇党委副书记毕西朝盘丝洞走去。

毕西：“谁的面子这么大呀，不到我的办公室，还要我亲自去茶楼见面？”

黄爬海故意卖关子：“走拢就知道了。”

二楼一间雅致的茶室里，坐着“牛魔王”和马老板。

牛魔王闻声出门相迎：“哟，毕所长，啊，现在该叫毕书记了。你好，好久没有朝拜你老兄了。”

毕西：“啊，牛魔王，原来是你龟儿？架子大哩！”

牛魔王：“毕书记莫多心。我家就住在二村，二十五岁那年帮朋友打架，打伤了人，坐了几年牢，大家都知道我是劳改释放犯，怕碰见熟人，所以请黄村长来劳你的大驾。”

毕西：“劳改释放犯怎么啦？孙悟空都是劳改释放犯哩。你那是哪辈子的事了，而且已经改邪归正，而今是衣锦还乡，还怕啥啊。”

牛魔王：“唉，改邪还没归正，衣锦也不敢还乡啊……”

毕西：“哈哈哈，衣锦不敢还乡，是你们大多数牛鬼蛇神暴发户的隐痛吧。”

黄爬海：“啊，毕书记，你们早就认识？”

马老板：“毕书记当县政府招待所所长时，牛老板是他的常客。大主顾啊。”